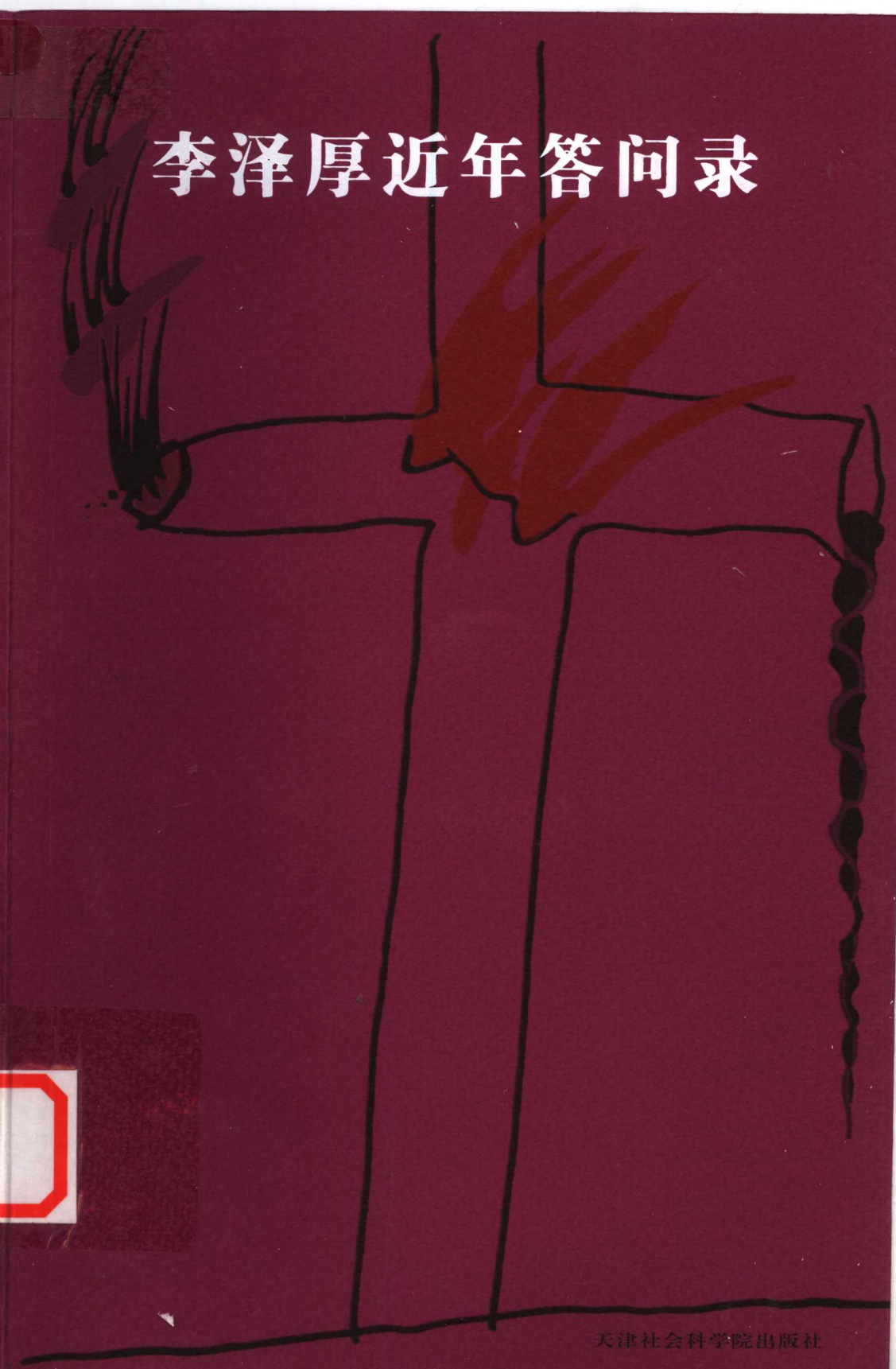


李泽厚近年答问录

An abstract black line drawing of a human figure, possibly a deity or a person in traditional attire, with a large, stylized orange flame-like shape on its chest. The figure is composed of simple black outlines, with a long, flowing robe and a head tha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flame.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dark red color.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K825
71-C2

李泽厚近年答问录

二〇〇四至二〇〇六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泽厚近年答问录 / 李泽厚著.

—天津: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06.12

ISBN 7-80688-274-X

I. 李… II. 李… III. 李泽厚—访谈录—2004~2006

IV. K82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5930 号

出版发行: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出版人: 项新

地址: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

邮编: 300191

电话/传真: (022)23366354 23075303

电子信箱: tssap@Public.tpt.tj.cn

印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: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640 × 960 mm 1/16

印张: 19

字数: 250 千字

定价: 28.00 元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作者近照（2004年）

岳母大人尊前，月希上壽
 謹此干邀
 慈鑒
 福祿安康五頌上祝啟者
 今歲年八月十七日午時
 時二十分解懷諸舉一子

大均長平不世古慈
 遠法外王嚴王在奉孝料
 伏乞
 收存事完敬請

謹此伏維
 無恙
 府尊進前
 事此有七日未歸家
 伏乞
 世父大人已在此家無恙
 伏乞
 世父大人已在此家無恙

李泽厚最珍贵的一件『文物』：出生当日父亲写给外婆的报喜信墨迹

岳母大人尊前：前月肃上芜禀，谅已早邀慈鉴。近
维福体安康，至颂且祝。启者：令媛于本月十七日
午前十时二十分解怀，得举一子，大小均甚平安，
堪以告慰远注。兹特敬呈喜蛋等件，伏乞哂收为
幸。专此敬请福安，伏维垂鉴。

小婿 李进肃禀 旧历五月十七日午后四时发

岳 祖 母
姨岳祖母 大人前叱名请安，恕未另禀

姨岳母大人前附此请安

伯闾哥嫂以次均附此问候

李泽厚最珍贵的一件“文物”：

出生当日父亲写给外婆的报喜信全文

目 录

中西十哲名次(2004)	001
关于“玩学问”(2004)	005
要启蒙,不要蒙启(2004)	012
儒学的两条线索(2004)	018
实践美学发言摘要(2004)	035
〔附录〕实践美学短记 /055	
“飞机失事死最好”(经历答问之一,2004)	061
关于“成名”等等(经历答问之二,2005)	076
“第一次发表学术文章”(经历答问之三,2005)	091
“人类视角,中国眼光”(2005)	096
“慢点写更好”(2005)	102
回答陈传席的批评(2005)	104
回应李幼蒸(2006)	110

“继承传统的‘神’而非‘形’”(2005)	113
〔附录〕短记二则 /124	
诗词一束 /125	
“我不承认思想已老化”(2005)	130
〔附录〕谈“超女”(超级女声)/134	
“哲学家只提供视角”(2005)	136
“周公、孔子、秦始皇是最重要的三个人”(2005)	145
〔附录〕儒学四期与转换性创造 /157	
回首八十年代(一,2005)	161
回首八十年代(二,2006)	164
“超越”与“超验”(2005)	171
世界革命与民族主义(2005)	185
“道德价值有绝对性”(2006)	193
实用理性与实用主义三异同(2006)	204
康有为“西体中用”的缺陷(2006)	209
情本体、两种道德和“立命”(2006)	212
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及其他(2006)	239

中西十哲名次

赵汀阳:李老师,这是我们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中国当下的哲学偏好”的调查,想请您简单地评论一下。先就哲学问题调查这一项来说,有没有什么是出乎您的意料的?

李泽厚:我没有做什么预期,所以也谈不上出乎意料。能不能说说你的预期是什么?

赵:我没有想到真理问题会被选为第一。

李:我的看法和你一样。中国不存在真理问题,把真理问题排在第一,这是西方式的,很明显是受了西方哲学的影响。真理问题始于符合论,中国没有这样的问题。

赵:您如何解释中国没有符合论?

李:这和我所说的巫史传统有关。中国人认为,道是有人来参与的,人的地位很高。中国的天道和人道是一个道,人可以参与到天的律令中去。这个调查结果对我来说并不奇怪,参加问卷调查的很多是大学生,这一百年来,西方的真理观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哲学教学和一般常识中。在西方,真理从古希腊到现代都是一个核心观念。

赵:还有些奇怪的是,必然和偶然、因果关系这样的问题也排在前十位里。

李:这说明中国还没有后现代。(笑)

赵:请您解释一下。

李:必然和偶然、因果关系,这是标准的现代问题,后现代会觉得这可笑。在量子力学里有测不准原理,古典因果就很难讲了。不过到现在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。“文明或文化的冲突”也在前十位,当然大家会关心这个问题了。不过严格地说,它不是哲学问题,而是历史问题。

赵:您再看看后面那些补充的问题,是答卷人自己填的,有什么发现没有?

李:“关于生物(尤其是人)的科学解释与哲学反思解释”,这个问题有点儿意思。大家提的问题不错,不过……有的没有什么意义。

赵:有好多人都提了宗教方面的问题。

李:宗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我不赞成宗教,恰恰是因为它重要。

赵:在哲学概念调查里,真理还是排在第一。

李:哦。还有存在、逻辑、知识,这都是中国过去没有的。能看出答卷人书卷气很重。

赵:答卷人确实很多是学生,您怎么看出来的?

李:我感觉是生活经验少,有一种学院气息。

赵:再看看他们自己提的那些概念。

李:(看问卷)没有感觉很特殊的。性、身体、暴力、后现代都没有被选进前十位。说明他们读的书是古典的。他们也没有选中先验,这是很西方的概念。

赵:这个概念虽然也很西方,但比较难,或许很多人对这样技术性强的概念还没有足够兴趣。如您所分析,答卷人既然受到西方的很大影响,却没有看重先验,这是否说明什么地方有问题?

李: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缺乏这一想法。我也承认先验这一概念难以把握,很多人可能没有弄懂,所以没有太注意它。

赵:现在我们来看看哲学家调查这一项。

李：前十位里面没有你推崇的维特根斯坦！（笑）维特根斯坦在中国是不会得势的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就讲应该搞点儿分析哲学，这很有用，但是一直搞不起来（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和分析哲学有区别，但分析哲学可以说来源于他），在中国，海德格尔的影响就很大。海德格尔的哲学有激情，容易受中国人喜欢。中国传统里纯思辨的东西少，情感性的东西多一些。上面的那个概念调查，逻辑排在第三位，我觉得挺奇怪的。中国人最不讲逻辑了，写文章不怕自相矛盾。尼采排在第九位出我意料，马克思排在第十一位也很不错了。我不喜欢尼采，尼采受年轻人喜欢。黑格尔在《小逻辑》中讲，年轻人有两个特点：一、对什么都不满意；二、总以为自己最了不起。尼采能够满足这两个特点。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，所以尼采会不断有人喜欢。海德格尔比尼采深刻，但为人我非常讨厌。他谈生死问题、人生意义问题，中国人当然会喜欢。海德格尔在中国是显学。但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没有选上还是不公平的。

赵：2000年《时代周刊》评的一百个世纪人物，只有一个哲学家，就是维特根斯坦。不管维特根斯坦了，您也来排十个哲学家怎么样？大家会很关心您的意见。

李：怎么排？我不同意中国和西方一起排。把白菜和油菜摆在一起是不行的。

赵：那您就分开排。

李：中国哲学嘛，孔子、庄子、老子、荀子、孟子、韩非、王弼、慧能、朱熹、王阳明；西方嘛，康德、休谟、马克思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黑格尔、笛卡尔、毕达哥拉斯、杜威，就加上海德格尔吧。不过我越读他的东西越觉得有问题。他后期的文章不自觉地陷入语言游戏。这是我的个人意见。这些人只对我个人有意义，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选择，所以不是什么可以普遍接受的标准答案。

赵：那么，对于并且仅仅对于您来说，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是什么？

李：人类命运问题。我有世界主义倾向，不仅关注中国人的命运，

也关注人类的命运。当然,中国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,解决中国问题,对人类有重大意义。

赵:对于并且仅仅对于您来说,最重要的哲学概念又是什么?

李:还是命运。但它能成为今天的哲学“概念”吗?恐怕不可能。但我仍然认为,命运,也就是人(人类和个体)的“立命”问题,应是哲学的核心。

(原载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:哲学节在中国》

[UNESCO Philosophy Day in China]2004年,北京

《年度学术2004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)

关于“玩学问”

时间、地点：

2004年8月9日上午北京安贞桥西湖茶楼

9月10日下午汽车途中

陈明：《原道》创刊已经十年了啊！

李泽厚：所以你应该总结一下《原道》的成败得失嘛。

陈：我觉得这十年很不容易。

李：我认为基本上失败了。没有原出个“道”来嘛。

陈：那你原出来了么？

李：我当然原出来了，巫史之道！

陈：儒学就是巫史之道？这说明你对它的理解完全是中西比较视域里的知识论角度。孔子明明宣称自己与巫史是同途而殊归嘛。张光直重要的是连续性概念。巫史什么的，不完全是那么回事。用它解说儒学，更不赞成。

李：你不赞同没关系，我并不要今人赞同。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巫史之道解构后再重构，难就难在这里了。这也就是“西体中用”怎么个“中用”法。比如你讲的读经，到底要培养哪一种道德？在我看来只关于“玩学问”

能是培养中国人的宗教性道德。区别公私两种道德很容易,但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,这个问题是很大的。这与原道可大有关系。十几年来的经济发展证明我的“西体中用”非常正确。我们引进了西方的科技、生产力、生产方式,逐渐形成了社会存在的本体存在,但又先有乡镇企业,现有宏观调控,下一步还会有别的什么等等西方没有的“中用”,把经济搞得很好。政治上、道德上也要搞西体中用,我这两种道德的区分,就是。

陈:那你认为我们《原道》失败的原因是?

李:胆识不够。做学问如同做大生意一样,需要有胆有识。有的人是有胆无识,像刘晓波,胆子是很大,但没有见识,只能张狂于一时,过后灰飞烟灭。有的人是有识无胆,因此能搞出一些小学问,这个比有胆无识还是要好一些。有的人是无胆无识,滔滔者天下皆是也!(笑)陈寅恪,就是有胆有识。但我认为陈寅恪不如王国维,钱锺书不如陈寅恪。王国维是有天才的,他也以天才自命。但陈、王当时也并没好多人赞同,且遭人反对。当时大权威章太炎就极力贬低甚至不相信甲骨文,现在会觉得好笑。

陈:王国维可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。

李:这是两回事。以前我给你讲过,政治思想可以很保守,学术思想可以很先进,人是多方面的嘛。

陈:王国维的理念和他的学问有很大关系。比如说,整个五四前后都是疑古,他可是信古、证古、建古。

李:所以说他有胆有识嘛。他不跟风跑,也可说是反潮流。

陈:这个识见和他的文化立场有关系啊!

李:立场不是空洞的,是具体的。

陈:你对现在自由主义的一些学者了解吗?他们的胆识怎么样?

李:我看他们的东西很少,还是《浮生论学》中的意见,邓正来仔细地研究了哈耶克,下了一定工夫。他自己的东西我没有来得及看。反正现在是西学热,老是跟着外国人跑。现在都是这样。

陈：现在蒋庆编了一套少儿读经的诵本，引起了很大争议，你怎么看？

李：我不反对搞这种东西，但我不认为这是出路。我考虑问题比较奇怪，现在电脑语言都是英语，或许过三百年以后，全世界的通用语言是英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华民族还能对世界贡献什么？当然，我认为还能做出重大贡献，但能贡献什么？读经等等这些东西不能贡献什么。

陈：这个你应该做出论证嘛。

李：这个不能论证。我不相信什么未来学。

陈：是你感觉？

李：不是感觉，是我认为。

陈：那你喜欢不喜欢这样呢？

李：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。近一两个世纪以来，世界上好些文化包括语言逐渐消失了，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坏事，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。尽管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，但文化上的全球化也是不可避免的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反而会刺激多元化出来，追求多元化。但这只是一个方面。另一个方面，一体化是总趋势，包括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。不管你是高兴还是悲哀。

陈：你像一个科学家。那你的个人立场是？

李：首先是做事实判断，然后是价值判断。如果价值判断不在事实判断之下的话，就会沦为纯粹的伦理主义，就是道德义愤。新左派坚持社会批判，强调多元文化，这本身是一种道义，道义是有价值的，它起一种解毒剂的作用。

陈：我想知道的是，你对三百年以后汉语的消失——假如真消失的话——是痛惜呢，还是任其自然？

李：我没说消失，而是说当时世界包括中国的通用语言可能是英语。这当然只能任其自然。英语比汉语容易得多。

陈：语言是存在的家。这不只是个容易不容易的工具性问题吧！

况且,法语、德语又怎么样?大家都任其自然,根本就熬不了三百年。但如果我们贡献出孔子、孟子、荀子那样的思想家,屈原、李白、杜甫那样的诗人,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那样的领袖,还有能够比肩牛顿、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,那么坚持三千年亿万年都没有问题。

李: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

陈:最近,就读经问题引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,在美国的薛涌对蒋庆提出了批评,但出来为蒋庆辩护的却是一些年轻的自由主义学者,像秋风、刘海波、王怡、范亚峰等,他们从古典自由主义的角度进行了辩护,你怎么看?

李:我没有看材料,不好评论。我不反对读经,但这不是出路。政治哲学是当今的第一哲学,在中国会走红相当长一段时间。我的两种道德(公德和私德)就是考虑中国如何能有一个新道德基础上的法律和政治,就是怎么去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。可惜我现在已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个事情。

陈:《礼记》说:“门内之治恩掩义,门外之治义断恩。”义是道理,恩是感情,应该分别属于公德与私德,可见儒家不仅有区分,而且还是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结合着讲。天安门左边的宗庙、右边的社稷,实际也是这样一种区分。而不以宗庙的利益侵害社稷,则早在先周时代就已经成为执政原则。现在有很多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学者都在提倡对传统资源予以重视,你注意到没有?

李:新左派当然是重视传统的,自由主义是反传统的。

陈:但古典自由主义是重视传统的。

李:自由主义是个大概念,一般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概念都是反传统的,从胡适开始,到顾准到李慎之。其实,这些人只是提出了一些自由主义的口号,还没有人真正对中国的出路提出自己的自由主义的理论。他们只是自由主义的宣传家。新左派也是如此,也还没有自己的理论。

陈:他们不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,只能说是自由主义的斗士或战

士。新左派的意义怎么积极释放都还是个问题。

李：现在做学问的人有三种：第一种是为名为利。第二种是为出风头，出风头的结果仍是名和利；但只要做出好东西，为名为利也没有什么不好。第三种是玩学问。玩学问也有两种玩法：一种是士大夫的玩法，博雅君子，从容闲适，自得其乐。在把玩的过程中也可以发现问题，解决一些问题；一种是后现代玩法：说白是黑，怎样都行，自迷迷人，图个快活。你们《原道》不同，是想继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启蒙情怀，想有点现实责任感，或者说还有一点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。玩学问的人就会觉得你们很可笑，原什么道嘛！所以，你们是成绩不佳，精神可嘉。但也可能是堂吉诃德的精神。堂吉诃德的精神也可嘉嘛。文学家一写，也名垂史册嘛。

陈：我不认为学界像你描述的这样灰色，我认为现在越来越健康、越来越成熟。我们《原道》追求的目标是有些特殊，但绝不是你讲的堂吉诃德精神，更不是要文学家去写才名垂史册。我向来反对把它夸大或贬低。不过，这番议论倒可以说明你一点都不后现代。

李：我当然不后现代。但我从后现代那里接受了很多东西。

陈：你可要知道，在我们《原道》创刊的1994年，当时出来多少刊物啊！现在呢？差不多就剩下《原道》一家了！

李：但你们也是断断续续啊，而且印得一塌糊涂，没有校对，错字成堆，把我的文章刊落了一大段，乱七八糟。不过我不计较。

陈：哈哈！你要知道，我们没有钱啊！我一个月才两千块钱的工资，而且都是我一个人搞，我能搞得过来吗？而且，如果说我这个人有什么不适合做的事情，那就是校对了。

李：我看并不止于校对。

陈：还有什么？讲明白。

李：比如我说过每辑都把我的文章不加删节并放在头篇的话，水平和影响就会好得多。

陈：那是因为我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啊！